

集部

懐麓堂集卷六十二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二

序

送耕隱徐公還宜興詩序

東陽舊從少傅謙翁徐先生獲聞厥祖大守府君及厥考漁隱翁之賢近始獲識其叔父耕隱公則知為府君之中子也

益府君有子五人漁隱父子世為大宗公之生僅長先生一歲與同庠塾同筆硯既習舉子未有以試也及見先生以進士及第入翰林則盡棄其業不復求仕惟守故廬治先墓以力田教子為事遊不出百里旅不過信宿雖客通南都足跡不一至世之所謂公卿大夫非執麾秉節方巡而禮訪者未始與接也暨先生歷省曹入臺閣踐孤卿之位以一品誥封及三世公與有榮寵而斂退自若不欲以門閥輩行加於人人獨自念遭盛時生貴族而未嘗睹宮闕之壯麗都市之繁庶

軌文玉帛之盛大乃買舟北上以償夙昔顧其練袍角帶長揖緌步雍雍曳曳猶有山林之風焉時先生方重倫睦族置義田修家乘推所以事父者以及於公懷思數年而輸之一旦禮義之交驩心腑之相託無所不用其極者君子葢兩賢之公既閱月翻然南還輿馬之送集於門杯俎之張羅於野風颿月櫂容與而歸揩明聖之休風談升平之盛事舉平生之所未見而一慊於懷豈非天下之至樂哉由是而敦率子姓化行鄉黨歸然

為老成人則固不必登華陟要得志行道如先生者然後為賢也抑又聞公以明年正月初度壽躋七十時乎歸哉其所以享色養於庭闈施禮節於階戺娱心志而延歲年者殆亦有在矧陽羡之田足以種穀荆溪之水足以釀酒高居腆奉隨所欲而無不遂然則公亦何求於世而天下之物烏足以累其中耶議者以為江南文獻地詩歌文字之作可以陶情而適志或其所不能無好者夫贈人而以其所不好猶不贈也於是分曹而賦

之合館閣之彦若干人文一篇成軸以餞公且為公壽而東陽序其首

送國子助教羅君致仕序

泰和羅君舜臣舉天順己卯鄉貢有聲場屋明年庚辰上禮部得乙榜乙榜之士例年二十五而上不得辭教官君時甫二十三輒拜青田縣學教諭青田舊乏科目而教諭例必舉二人乃得升秩君所校士連得舉九年以成績告擢安慶府學教授教授所舉例必得四人

而安慶士亦不常有君又以績告乃内遷國監歴兩京再命以至今官時其子欽順進士及第為翰林編修同在朝籍居京第不數月其次子欽德欽忠又同舉於鄉薦書至君曰吾可以休矣即上疏乞致仕致仕例以七十為限君之年僅六十耳夫取之廉者其子必輕進之難者其退必易觀人之始可以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苟有所避或減年以幸其免苟有所覬或減年以幸其留充其念自少至老而不能變益患得者未有不患失焉

者也乃或矯情制欲有所激而為之而日改月易銷鑠委靡以終予不自振殆亦多矣如君之廉取易退慎始而保終者幾人哉且官之責任有大小輕重而人之才力亦不同彼汲汲於進者雖其力有所不勝猶强勉負荷至於顛躋僨敗終無益乎其身而後已其有謙抑斂括寧使吾之有餘而不使人以我為不足竟以成其功而保其終如君者又孰得而孰失耶況君子之道將以成物物不能以必成必吾之時與地有所得為而後可

遂其所不得為者弗與也君由邑及郡隨所得教皆能竭心力著功效則其去也不可謂非成功而退亦豈忽於恒事以為簡果於肥遯以為高者可例論哉然則君之賢其可以觀矣予考禮部得欽順之文竒其才及在翰林聞君之賢而未始見也君之行與其子同官者編修徐舜和輩送之國門而請予以辭故書之

東瀧遺稿序

吾友東瀧彭先生既捐館從子禮部郎中桓輯其遺詩

文若干篇手錄成帙將刻梓以傳而請序於予予輟涕終讀為之凄然掩卷以悲曰先生之文固止此哉蓋先生始以經學魁天下名翰林高才博識肆為豐溢奔放之辭雜文歌詩衮衮不竭及讀禮之餘日就超詣則由博歸約斂華就實益為簡潔峻絕出羣之作觀其志直欲追古作者故雖一時快意適興之所為瞬息信宿已自不滿片紙斷墨不悉存錄今所輯者僅十二三而止然知者於此亦可以觀矣先生耿介明決每權衡人物

論國家天下事慨然思有以大施於世使之遇盤根肩重負必能振厲風節揚勲績於無窮其於制作益畧見之矣顧為嫌忌所中疾疢所困年僅踰四十官不過六品編摩考授之外無由自試所恃以不朽者惟文耳而文又弗盡其緼則世之知先生者豈非僅得其粗也哉且自唐宋以來狀元之選特為隆重考德校業良有難乎其人如先生者名實校副方為時望所屬而不幸止此大夫士無問識不識皆為悼嘆不能置然則天下固

知其人而況其文乎文之傳者以人不以官先生之文宜不待乎科第而後顯官不暇論也先生諱教字敷五吉水人東瀧其所自號天順甲申狀元官至翰林侍講文之散於四方者尚多他日庶有續焉

洛陽劉氏族譜序

洛陽劉氏族譜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晦菴先生所自作也劉氏始自開封之大康元有諱聚者生二子長諱敬祖為樞密知院次諱紹祖為順德路

總管總管二子長諱玉次諱榮榮值世亂不復歸大康從月𥅓依舅氏於洛陽入國朝始占籍以居二子長諱寬次諱亮舉鄉貢士累官三原縣學教諭四子長肩次先生名健次信次偉先生二子長來早卒次東舉進士今淸所由起始祖而下得五世而大宗之派莫知所在羣從子姓總以上纔數十人葢自草昧以來戎馬交馳中原文獻類多喪失先生嘗聞之曽大母僅得其世系名爵又於宦轍所經搜訪遺跡亦間有所得懼其久而

益忘乃用歐陽氏例為譜圖而傳之且引於其端既乃視東陽屬為序竊惟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皆以佐天子治天下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典籍也典籍不具不可以為國具而不實其弊顧有甚焉者惟家亦然自世本不作譜局不置而天下之宗法遂廢其為譜者或又傳會冒妄慕華貴而諱寒畯君子以為不足信則并其實者疑之譜之所以傳信而反名疑則雖無作可也此所謂弊也且姓之難辨者惟劉與李言李者悉出隴

西言劉者悉出彭城舊有是獘矣唐劉知幾撰譜學者服其博宋河南劉煜十世之譜具存此其最著者也而今皆不可考已況其他乎先生以實學篤行生明聖世為大臣元老方使朝信道工信度史信事以施實政於天下族譜之修亦移忠教睦之端也東陽在館閣從先生後獲聞緒論於姓氏之辨尤嚴故其為譜惟斷自所知雖大康之近寧闕焉而不敢及其嚴如此然譜之所為重必先賢而次貴若教諭公之厚德善教固將有傳

馬況先生官至一品贈踰二代所以望天下而祖後昆者又愜乎其有餘地使冒妄之徒雖世累千百惡足以相輕重哉東陽恒患吾譜之難欲修之而未敢作於先生之譜有感焉於是乎書

送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倪公序

禮部尚書青谿倪公涖部事十年將以二品滿三載矣間嘗念金陵舊鄉不得歸會南京兵部尚書闕吏部暨諸大夫臣議以為國務所繫聞望才力惟公是稱時在

議列避不署名名既上上意若曰是惟予禮官之長式克佐朕以洽神人宣教化不可使去左右故不果已而南京吏部又闕上洞察公情知其樂於南也意又若曰茲惟予祖宗根本地是官也實長寮不可以簡遠是忽乃命公且念公青宫舊學勞績久弗錄特加太子少保以行時僅浹旬而先後異命大夫士之仕於朝遊於京師者聞公去無問識不識皆駭且惜之及見加官之詔於是曉然知聖意所在又相與榮公之行無異辭焉夫

所謂大臣者必其身足以任天下之事如大車之載大川之濟有餘力而無遺憾然後為能非若分一職領一務苟可以塞其責而止者之為也今官冠於六卿儒者之極也秩至於官保益公孤之亞出乎常格之外者也得之而人不以為過又從而惜之今之兩都皆宮闕所在臺省之並置百辟之所具瞻者未始有異也而論者猶疑其在彼而不在此豈可以強而致哉益公以世臣家學礪志砥行名於翰林入侍經幄敷對宏暢為講官

第一出理曹務引據精確不為羣疑所奪及其表儀朝署謀猷廟堂風采王立論議英發才者讓其能賢者服其善皆隱然倚以為重雖咸釋之有弗能已者亦豈非夫人之至情也哉或以為君子之處劇曹居近地惟所欲為而未盡遂則憂患生焉乃若赴逸而舍勞脫繁而就簡去人之所不足而我之有餘者固存又加以山川之佳麗鄉里之榮耀公私大小兩遂而兼全其在公者謂非天下之至樂不可也於戲公之心在天下雖處江

湖之外固不能忘乎朝廷之上顧豈若獨行一節偶有所激而姑為彼孑孑者哉夫茍不失其樂而存其所有餘則隨厥所處皆足為國家天下重吾弟恐優逸之時未久而憂勞之日尚殷兹所以為公惜者方以為公望也抑以期公之未盡遂於天下者終有時乎盡也公之行金谿徐公等以贈言屬予予不佞不能效尹吉甫式遄其歸之頌而韓昌黎無疾其驅之什尚能為公誦之以期其來於戲公其有感於予言也哉

送張兵部還南京詩序

予辱張公公實交三十餘年合而離離而合者數矣自弘治辛亥至今凡七年公始自南京兵部考績京師晨夕會晤旬再浹輒復言歸予於其行竊有感焉惟我同年舉進士者二百五十人同入翰林為庶吉士者十八人所謂一百五十人者升沉榮辱莫可得而齊也方今仕兩京為列卿不過十三人而吾十八人者不過四人而止可謂難矣然今之所謂列卿不過數十人數十人

者而吾得其四焉又多而至於十有三焉亦可不謂之
盛耶且子所謂盛者非冠紱輿馬之謂也勲績之交輝
譽望之相聞官之評物之論必在乎此而不能舍而之
彼者萬得一人焉則謂之傑千得一人焉則謂之俊俊
與傑不可以常得而吾同舉者如彼而所得者如此也
此所謂盛也試以考績之制論之分曹而處受職而任
稱則最負則殿者皆然也今公歷副都御史至侍郎閱
再命而為一考臺之與部邈乎若不相為謀顧公之為

臺也廵山右移陜西其所總者雖在刑憲實兵戎之務也以三載之勞足之以兩月之近所考之職宜不以部而以臺臺與部相合而其績成矣況所謂兵者又其為郎官為大夫之所嘗分治而素習者乎然則明廷之奏聖天子之命其最固有大焉者又非獨以官評物論為也吾十八人者若劉户部時雍傳禮部曰川皆嘗者三載之績而近時倪禮部舜咨來自南曹其所考者皆禮之績猶部之於臺也若公之清裁重價交輝並映稱之

天下皆可以無媿其為難且盛又可知也惟予之謭薄疏陋據非其地無績之可書者於公茲行寧不大有所感哉古之君子同學則相勉以德同仕則相期以業然則公之行亦非獨予二三人者之私也於是閔都憲朝瑛曾工部克明王大理用敬皆餞而賦之予與公又嘗同舉於鄉也故為之序

送倪吏部考績還南京詩序

今年夏青谿倪先生以禮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改南京

吏部予嘗為詩及文贈之先生尚書幾三載至南京考績上京師既陛引得吉令復舊職以去其行也翰林諸先生之同在講幄者及六曹諸公卿太學兩儒師之同出翰林者各賦詩為餞是日予朝退先往待先生未至感而有詩既乃得諸詩讀之益有感焉兩京之制曹分而秩應苟官與品相埒皆可以積歲而計類績而考先生由北徙南自禮遷吏合兩月而為三載固宜且先生典秩百神助祭九廟掌朝儀知貢舉敷宣教化綱提而

緒舉見之乎章牘記錄之文今雖以吏名官而其所考者皆禮之績也若遠邇繁簡之間殊地異勢足優裕之樂而無事心剸裁之擾政有餘力而績無所與施此先生之去而來來而去吾輩之所為天下惜者誠非特交遊燕笑之私也然吏部之職實百司殿最之所關羣議日直之所恃以先生之賢為具瞻表率非徒泥守常法坐鎮雅俗亦隱然為留都天下重況聖天子眷經幃舊學之勲念儲宮保傅之職恐墨突不黔而曹裝已趣如

予向所云者予及諸君其無以惜爲也請以是終未盡之說南曹諸卿大夫出自翰林者今猶有四人焉讀是詩亦寧不感於言也夫

封右諭德靜樂王先生八十壽詩序

士之仕者必有爵秩以爲身榮或不得仕而有子能仕則亦封及其身二者皆不可以兼得有一於此斯可矣然仕必壯而後成及有子而仕仕而封則其年亦老而或有不能待者故非仕之難封之爲難若既仕而復封

封而至再年雖老而未艾者豈不誠難乎哉如靜樂王先生其人也先生居楚之洞庭年二十五始知學篤志力行自殊流俗以國子生需次吏部知襄陽光化縣數年棄官歸其鄉時其子濟之已進士及第入翰林以編修貴封先生越二十餘年以諭德貴再封今濟之超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而先生之壽實八十二封錫之寵益未艾也方先生强仕時惓惓以養民守官為事襄陽之地流移所聚議者欲盡殲之以為功而光化獨留不

遣諸縣有疑獄悉從重論而光化獨多所平反用是忤當道寧棄其官而不顧此當時巧宦躁進者之所譏笑及夫蚤發先萎急行窘步覆轍踣足相尋於道路之間而獨從容暇逸饗其樂於生惡可已之地是其敦厚之基仁愛之澤所自為地者不亦既多矣乎夫仕之樂成於休致知休致之樂者仕雖榮不復以累其心若封錫之榮則其所樂者固在也況年齒之高筋力之健足以饗之而不負哉聖天子方興賢勸孝長仁壽之風以弘

熙洽之化而濟之以文行被簡侍經幄輔儲宮爵秩之登進錫命之稠疊皆由此進則先生雖不獲聘車於途禮杖於朝而撰几之奉燕毛之會飾之以綸綍章服之寵豈獨為一家之嚴君一鄉之宿望而止哉予嘗遊閶門臨大湖扁舟獨擢會不得與高人士如先生者徜徉容與於江風山月之下及與濟之官翰林盍嘗分題賦詩為六十壽今二十年矣而先生封益加壽益高在朝諸卿士賦而壽者日益衆濟之乃以序屬予予故不得

而辭云

會試錄序

今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為弘治己未天下士會試於禮部者三千五百人上命臣東陽臣某為考試官曁諸執事慎簡備集如制先是癸丑之試臣東陽實與試事嘗盡觀天下之文今乃獲再至再觀其所謂文者校諸曩歲有加焉為之目眩心動累日不置擇其純以俟宸斷得三百人其限於制額而不能悉取者葢亦多矣乃相

與嘆曰文之盛一至此哉夫文之在人實關乎行在天下則政治繫之我國家天造之初氣化渾厚歷數十年漸以宣朗又數十年而條制之精明典儀之賁飾已極故文之於科舉亦然洪武永樂之制簡而不遺質而成章通於今日屢出屢變愈趨於盛然議經析理細入秋毫而大義或畧設意造語爭奇鬬博惟陳言之務去而正氣或不充若必如是而後可以為文則其議論識見見諸猷為著於事業布於朝廷天下者視前輩何如也

故文之極盛亦識治體者之所慎也是寧獨士之責哉典教之官惟程課是急司考校者操尺寸以臨之而於大且正者鮮加之意故其為法雖精而顧不能無弊亦勢使之然也昔人有言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質敝則佐之以文文敝則復之以質聖天子方法祖宗監成憲挈一世之文而敺之以復於舊意向所示益自求真才始諸士子錄於有司藉是以進尚以其素所學者躬體而踐之俾官有定守言有確論功有著業不獨於文之

純而止要其成自朝廷達於天下無所往而弗效則斯文者庶幾實用乎世而非徒盛也且唐虞之代敷奏考言期於底績漢之制策往往見之於行唐宋以科舉取士而韓愈陳顥者出焉其闢邪輔正明聖道開來學之功乃世之所以為重文之實用固如此國朝教試既純乎經文之盛又將復而之古若二子者豈無其人臣不佞與有以人事君之責今日之事亦裨益聖治之端也其敢不慎以求之苐媿無陸贄歐陽修之明終未免遺

才之憾爾

章恭毅公年譜序

贈南京禮部尚書章公恭毅之卒也既有狀有誌有神道之碑哀輓之詩其子佺應為南京給事中時嘗自為年譜一帙以屬於予請為序比以陜西叅政入朝復申前請予弗能讓也夫天將昌國家之運必有忠貞鯁亮之臣出為世用以攄其勲業即不得用亦發為讜言正論使天理賴之以存人心恃之以不死名教立而命由

長其進其退固天下所視以爲重而况死生之際哉當
景泰時顛危甫定而邦本遽摇於是有章公者以儀制
郎中言復儲事坐與鍾恭愍公同通下錦衣衛獄備極
考訊又與廖恭愍公莊同賜杖鍾竟死廖亦遠謫而公
獨在縲絏幾死者亦數矣天順初特擢爲禮部侍郎成
化中請老致仕而去方其職在一司秩不過五品開口
攘臂論國家大計雖身困言屈一時天下皆知有所謂
名義所謂風節以至於英祖之光復憲皇之顯紹神功

聖德鏗鍧炳耀於天地間而公之身及際其盛後雖遠處南國亦隱然為天下重微公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億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觀入獄之時有黄霧四塞之警屬纊之夕有山頽石壞之異彼天下之人紛紛藉藉羣生而旅盡者固不得而與也故書生以志其始書卒以志其終其間履歷論言患難寵榮之故皆備書而不絶茲譜也誠不可以不作也士之披覽前史見忠臣義

士起敬興慕必考其世行而求其為人況出本朝生近歳風聲義槩之所動耳目之所繫者固是而求之豈不足為廉貪立懦之地哉譜之作殆非為一家計也公奏疏載國史文章著家集族譜但存其名不復錄庶他日得以互見云公諱綸字大經温之樂清人正統已未進士

學士栢詩序

翰林後堂之後有雙栢焉學士竹嵒柯先生所植也先

生當天順甲申奉詔授諸吉士業東陽辱在十八人之例後三年為成化丁亥先生實掌院事乃植兹栢其初僅三尺强耳及先生以少詹事終制於莆被名不起而卒越三十年栢已踰二丈鬱然對峙其風致不減於昔而幹格有加弘治癸丑東陽為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踵先生故事乃以此題課諸吉士於是顧清士廉輩二十二人賦一歌感舊懷賢各極思致東陽亦悵然感之續為一章以畢未盡之志欲彚書成帙遺先生之子中

書舍人宗文因循荏苒又六七年二十人者亦已物故復多散處僅得十有幾篇勒為卷嗚呼人與物之相須也尚矣物固因人而重人亦藉物以傳經史所載不可縷數我先生以清才直道簡帝衷負時望而不竟於世不朽之業庶於文章見之其追蹤昔賢啟廸來學遺風餘韻亦有寓乎茲栢者然則後之君子固將因人以重其物睹物以思其人而况出乎其門者耶東陽不足道也彼十九人者文學行業幸引而伸之則東陽於先生

可以不負於兹栢也無媿色矣姑序其詩以俟其未備者他日尚補錄云

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

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閔公朝瑛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各賦詩一章㑹賀其家謂東陽宜序首簡自分曹限職以來朝著無私語道途不並驅惟慶賀之事則有㑹㑹未有以壽舉即有之亦未有聯章彚帙如今日之盛者葢壽至七十古人所希不可無㑹㑹亦不

可以無賦有之者實自令始將以為例也昔在憲宗御極之初吾同舉者二百五十人年之少長地之遠近固雜然殊也荏苒至今三十六七年存者不過五之一存而仕者不過十之一仕而在朝者又不過數人其間階秩之崇卑顯晦職務之繁簡勞逸又有莫能同者公起西浙出入內外臺歷河洛楚粵燕薊之墟累南北曹正佐領兵刑風憲之職以至今官可謂甚勞階二品兼兩秩率羣屬以糾百司將滿九載甚要且久而其年甚高

公之壽固天下所望實同年之重也古者大夫七十有引年之制亦有賢而不得謝者公初度前十日上疏懇辭天子以其端慎老成方切倚任優詔慰留之公之檢身持法正而不激明而不刻愈久而不為變故命下之日輿論翕然咸以為宜夫風紀之崇重朝章之繁縟法令之詳密民情國計之深且遠新進之士雖儁才精識未易周知而遍舉必累任之歷試之則其激揚操縱興革予奪乃能中理而不失其度朝廷之所諮議寮屬之

所視傚士民之所瞻望皆必賴之然非涵養之純持守之定者則雖久而無所於賴是亦誠難其人若有之宜足為天下重而未可以輕釋如公是也然則公之壽豈獨吾同年之私賀而止哉夫惟不為私賀則今日之會之賦之盛如此者非侈也宜也東陽在同年最少今亦既須白矣而樸劣無似徒念平生附託交與之情同舟共濟之誼期勉祝頌之心有不異乎諸公者乃為辭以先之其詩則以齒為次如前所序云

成國太夫人壽七十詩序

弘治庚申三月二十九日實我外姑成國太夫人設帨之辰朝之元臣鉅卿學士大夫與其子成國朱公輔相還往者賦詩若干篇以寓頌禱而東陽誼不敢後乃序其簡端夫所謂世臣大家者雖其功德所自樹立亦必有夫內助之賢而後家政成有隂教之善而後家法正其扶掖啟誘之功隱不外見而徵諸夫若子則不可誣然非高年遐壽偕始終閱少長亦有不能遂者故令妻

壽母詩家頌之聖人取焉豈非以得於家者誠難乎哉
初太夫人歸我外舅大師莊簡公開東平武烈王之遺
範逮事平陰武愍王親執饋饗稱賢宗婦及公嗣爵被
封歲朝宮闈禮奉家廟閨閫之内敬同賓友從居留都
者三十餘年官有常祿門無私賂寧壹之治静專之化
太夫人之於公猶公之於官也今嗣公孝謹清儉承顔
養志斛粟疋帛必禀命而後用識者謂其器業所就將
無忝祖考以保於有家二孫麟鳳亦率遵矩度從子羽

林指揮輅感其鞠育義均子事下逮臧獲皆聽令議職
罔敢有違越者葢不異乎公之存而太夫人動履之康
適福祉之深厚日殷歲積裕乎猶有待於後又以見其
家之方昌也然則賢且壽如太夫人者求之乎勳閥之
間殆未見其比而况其餘乎夫以賈則頌以壽則禱感
乎情而形之乎言此大夫士之所有事太夫人通文字
達辭義嗣公於捧觴之際取是詩而侑焉未必非悅志
養壽之一助也且太夫人實少保胡忠安公之女厚德

雅教得之閨門者為多忠安年至九十壽偕諸弟嘗以壽愷名其堂毋夫人張氏亦踰八十東陽皆及見之慕為盛事今太夫人與其女弟陽武侯太夫人年畧似近而友愛篤至聯輝而繼美福澤之盛其亦有所自而然哉故因序是詩而并及之

雲谷遺芳集序

新建之熊氏有世德焉至雲谷封君乃顯君諱源字仁山雲谷其所自號以子桂初命贈太理寺左評事用是

揚於朝廷聞於四方顯其家文儒墨卿交譽迭贊賦詠有作頌禱有作哀輓有歌而李白洲都憲之銘張東白學士之表尤詳且備桂乃彚而藏之釐為三卷名曰雲谷遺芳集葢於是有家乘焉夫名之在天下惟鄉黨耳目所逮有不容偽然必善者之好而後為賢故汝南之評非許劭不能任猶必月一易之者誠以老少之戒殊始終之不易保也且言之毁譽以時文之褒貶以世銘表之作出於葢棺事定之後而東白白洲非獨一許劭

比者其稱君惠足濟物義能除害皆據事紀實事涉鄉人不善者至斥其名姓不少避其可徵而信也較然矣若祖父之於子孫處者則遺之以安仕者則遺之以清此皆君子之澤其道可久籯金一經之喻乃時人所羨慕未足深論至積陰德為長久計是涉於有為其言雖是而意則非說者以為非司馬文正公語也君有八子分經而教科第之名揚爵秩之登進封誥之褒錫雖非其所要致而取必者而平反之惠撫字之績皆君之訓

熊氏之澤獨非雲谷之所遺乎今徽人視其守若視其父母又推其盡以及所生亦有為之撰述者然則君之名與君之澤其益顯也夫

白洲詩集序

白洲李先生詩集若干卷知府熊君桂刻於徽州以書抵予曰是詩之傳非先生莫可與屬者予惡得以不敏辭哉先生少有能詩名其為辭峭拔矯健不犯塵俗不蹈襲前人陳迹或對客揮毫或聯白疊韻新意奇語間

見層出迫之而不以為難引之而不知其所窮當其興況所寄羣紛衆慮一不以嬰其心然官劇曹理重獄庭無留案圄無滯囚耳目所逮有羨慕而無訾議固未嘗以此而廢彼也其亦可謂難已及敭歷藩臬出入臺省前後數十年往復數千里江山之助固不俟論而學校之繩榘牧守之惠澤敵愾之鋒力間於是焉發之校之巖居窟處枯槁窮瘠之士殆不可同日而語然放情邱壑模象景物則不待以侍郎謝病都憲請老而後得也

非其身固有之其能然乎昔裴中立以御史大夫出掌是柄而官屬燕飲不廢詠歌白樂天為刑部賔友倡和殆無虚日緑墅之堂香山之社卒以鳴當時傳後世然則所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者豈天下之定論哉蓋亦有兼之者矣若先生負抱遭際兩得其盛弛而能張憂而能樂豈山林所得而久閟亦豈廟堂可得而終滞者耶予與先生夙相知厚為文章道義交過從倡和動窮日夜或沿流忘歸或爇絮繼燭亦嘗有脱習遠俗而為之

者今乃得盡觀其詩而有感焉顧是編嘗拾於煨燼之餘兩浙以前類多遺帙當有求而補之者且先生身尚健與益豪後所續得未可以卷帙計也比予解組之後方喜盍簪而先生復別我以去然則徽州雖不吾請固將有以張之況其請之勤耶徽州先生門人予禮部所舉士郡治卓異有不止於政通人和者此蓋其餘力云

懐麓堂集卷六十二

懐麓堂集卷六十三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三

序

兩京同年倡和詩序

同年倡和詩若干首南京吏部侍郎梁公廷美與在朝諸同年所作也公與同年在南京者七人會而有詩各八首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倪公舜咨為序比公以萬壽聖節入賀京師京師同年亦如南京之數會公於學士焦公孟陽之第公復為詩其數如南會會者亦皆和之和之者其韻與數不必如公惟興所適而止時予有期服不與會明日諸公以倪公之簡屬焉方公之來知公者多惜其久勞於外而公獨以盛滿自居蓋嘗指屈數計以為同藩之舉於鄉者百有九人舉禮部者十有三人禮部之士同為兩京給事者二十有三人多者四十餘年少者二三十年今之在仕途者惟予一人而已而

官至三品封及二代子有蔭孫有養有服食輿馬之奉
官曷嘗負予哉噫此士君子之素心而予所按以信公
之賢者也夫仕之境升沉高下遠邇勞逸各有不同而
士之所存不為之變惟知吾職所當盡視吾力之所得
為者而已若君子之交亦惟以德義功業相期勵而不
計其他苟徒以聚散疏數為欣戚者皆其細也然則知
公者之於公其猶不如公之自知已哉觀公之詩其所
為眷戀者固謂乎其厚所與期勵者又瞿乎其壯而諸

公之志於是詩也亦可以觀矣予既為序以久不作詩故獨辭和章而公復不予置因畧次其首尾二韻附諸卷末云

戸部尚書王公之南京詩序

古者司徒主民職兼教養司寇掌刑以弼教二者異事而實相須今之戸部專於養民無預乎所謂教及其久也人但視為財利之司不知其為民而設刑部與察院理寺分為三法司但知為刑獄之官而於教化尤不相

涉雖身任其職者亦莫之知也夫外本內末舍姦敎而
任法律失古之意而狥時之見則戶與刑者非特不能
相通亦并其所專務者而失之矣可勝嘆哉吾友王君
用敬起家大理評事歷按察副使為都臺佐督儲南京
巡撫貴藩又入為大理卿而後有南京戶部尚書之命
敭歴中外徧閱所謂三法司者所領皆刑也其為政精
練法比識達體要而以平直恕易行之從容暇裕久而
不勌亦可謂有優為矣顧戶部所掌必使民有定業而

後可以責其賦役其綏撫之方會計之籍非諳練閱歷之深且久者猝不能辨留都之地有宗廟城闕百司庶府祭祀祿給之用東南賦税多此焉供政出納之際必假都臺之重專官特任與曹務相表裏而公實嘗為之蓋已得其經制之概矣今以正卿長羣屬當全曹之寄則其去彼而就此也就謂其枘鑿之不相入函矢之不相為謀哉譬之醫焉攻灸與補益異術而皆生之道也況當民窮財匱之時會計之中尤不可無撫綏之意若

鰓鰓然以斗斛尺度為有益於國則豈朝廷設官分職之本心哉亦豈公之所自處者哉公舊僚少卿何公仲衡輩暨部院諸公賦詩贈之請序於予予與公同出湖藩又同舉進士知公之賢當優於是官也公之行方請於朝得取道省墓此國家之殊寵鄉邦之偉觀然君子不以私廢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古之義也故先論其職任之大而後及其私焉詩凡二十五首

成國莊簡公輓詩序

外舅成國莊簡公卒於南都公卿以下弔哭輓送官屬部士哀號而攀慕以至窮簷委巷童兒婦女亦辦香束楮私祭而對泣其能詩者則賦為執紼之歌京師聞之和者亦衆噫何其感人之深如此哉公奉英憲兩朝之命在留司者三十有三年以愛君憂國為懷以養兵䘏民為務以通今博古禮賢下士為文溫言和氣誠心直道不為矯異詭激之行故人始疑之中信之終而念慕之愈久而不能忘揆理度事有不求而自得者也夫人

之心術事業必久而後見於世子產之治鄭其初政有弗便者民蓋將甘心焉既久而頌之不衰曹參之相漢始若不事事清靜寧壹之效其後民乃歌之彼騁力舞智以毆時誑俗苟取聲譽於旦夕之間逮其智窮力困掩護藏匿之所不及叢怨積怒極而後發焉挺刃之相仇瓦礫之相報者亦有之矣然則人之賢不肖固若是殊而若公者豈易得哉宜其人之不能忘而歌頌碑誌之作有不容已也公與予先公為文字交折節忘勢視

猶凡弟絲蘿之好蓋凡三致然諾歷十五年而後成焉其道義之相孚肝腑之相託雖桓氏之於鮑宣李氏之於孫明復有不是過獨區區髫丱之年羇旅之迹有未能盡其愚者以瞻望懸企之餘又不能為憑棺執紼之舉聞人之哀之其能恝然於中耶公賜葬於昌平北澤山二王墓次其子輔既嗣封爵又繼總留務方以清慎謙抑不改其父之政家規手澤殆於是有徵焉予故因其請而序之公諱儀字宗恒加太子太傅贈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師莊簡其賜謚也

送都御史陳公之南京詩序

屬者留臺告闕吏部簡於衆得二人以請刑部左侍郎盱眙陳公德政實值允命拜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以行舊侍郎滿九載者或加禄或復官猶未盡擢公未五年而遽擢二品殆常格所不及顧公舉天順甲申進士自吏部而南專領刑獄回翔郎署閒久乃授浙東一府數載而後得擢歷雲南陝西布政遷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又數載而後被召然則今日之進宜也非過也豈惟公哉予向舉進士者其始固多滯也資至而後舉望積而後擢未嘗有超捷儌躐之跡今兩京臺省聯翩而進一歲之内遷至數人而為官之長者合前後計之蓋十有餘人矣校之疾行躐步彼不足而此有餘者亦詎非盈虧謙益之理固然乎哉此猶以資格論也公在刑部務持法為郡守務愛民出入臺省則兼行而並用其敦實之心恒久之行積而至於今日出廷薦而簡帝衷者

非過也亦宜也公所代洛陽翟公廷瑞爲南京刑部尚書翟公所代浮梁戴公廷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所代吳興閔公朝瑛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皆同年也積而久久而遷出入之均勞交承之相須又孰非理之同然者哉且北曹雖繁所領不過一事南臺雖簡而職司糾察百寮庶府之政未始不得言有不止於刑獄之間者必其訊鞫明允足以止暴亂彈紀公當足以厭人心論議正大足以裨國政然後爲稱以公之賢爲之

刑惡有不平而論惡有不正者哉

茶陵譚氏族譜序

吾茶陵譚氏舊有譜累代多缺元至正間處士漢章修之國朝洪武間訓導弘敬又修之今行人司副玉瑞又修之而其譜始備蓋自唐咸通間有可奕翁者居州之上塘其孫三人五代時仕於馬氏長金吾將軍進頒進頒之孫二人居茶鄉之大傳分東西派東派為處士全忠又六世為處士儒儒之子為石磬知縣宋徽宋徽之

子三人長邦達邦達之子五人其一出繼下市其四各自為派次派為評事朝弼又七世為處士原和始遷於毗塘又三世為處士錫是為王瑞之父以高年例賜冠服後以王瑞貴贈承事郎行人司副而譚氏始顯此譜之所以修也蓋自宗法不行於天下士大夫始以家譜代世本然惟其族之賢者有之及派演而指衆亦惟其人之賢者而後不廢顧兵燹之摧剥道途之遺失或郡得一族焉或族得一人焉其幸存而未泯者誠不可以

忽而視也夫譜存則祖宗之名系行業皆可考而知可據而守孝弟之心不容以不生念祖修德顯親揚名之行有不容已者其於倫理名教實亦有助焉知存者之有助則知亡之者之不能無責也世之亡其譜者不能以盡責而亦有不足責者然則不于士大夫之賢其誰望乎譚之以國氏邈矣譜所及載如金吾之世曰進鴻進峰者已不可知邦達之世其曰必達上達者後皆弗嗣而大傳之西派亦不復振東派之盛亦惟于毗塘之

派乃得貴且賢如司副者不可謂不難矣然則及此而
修之推究據守以圖廓大司副之責誠不容以不盡此
譜之所以修也由此而推之則凡為譚氏之後者亦豈
可以忽視之哉吾州之望稱陳譚周李予與周給事鸮
生於京師陳氏侍郎琬僉都御史瑶居全州御史銓居
永州皆在外地其顯於本郡者惟譚氏爾山川風氣之
相通閭里婣戚之相屬有不能恝然於懷而譚氏舊娶
於李及於今日婚婣不絕因以司副之請序其譜而歸

之

壽冢宰尹氏序

古之大臣必具德望足以表朝署才猷足以經邦國而又壽考康裕歷試而久任則其勲業乃可以大見於世然蚤仕者多不至顯庸晚達者不能無日暮途遠之嘆故忠願有餘而日力每不足其弗稱者固不論也豈不難哉公在正統間舉進士為給事中已負公輔之望十餘年而至吏部其仕可謂蚤矣歷事累朝階躋極

品諫謨廟堂進退人物爲國家天下重者二十年天下
之士自州縣以至公卿不出於所銓注者葢亦無幾其
閎才碩德之見於用亦久矣及謝事之日首尚未頒居
藩會之地饗山林之樂優遊泮奐俯仰自得又二十年
如一日每冢宰吿閼大夫士之公薦於廷私議於家者
往往及公使其果及則固不必安車而行禮杖而朝出
入居起綽乎其有餘力而任再侵尋竟莫之致於是公
之所養益深而所積者益厚矣若公之精鑑强記當籍

數名閲時雖畀官小吏久而猶識其面其所評隲以為窮通顯晦者驗之於後如燭照著卜未始不合曁其老也猶能先事而度刻期而中聞者皆駭且服之故雖深藏靜蓄不必再試於天下而志氣之完固神采之充溢占諸壽祉殆亦有徵焉且公之子能繼舉進士嘗官至侍郎今其孫繼祖以蔭為中書舍人箕裘之業固於是在則公之輟鞅掌之勞以成鞠育之效者其為得失亦較然明甚又何名秩勲業之足計哉抑古之論福者先

壽後富而不言貴今以貴頌人則諛以富頌人則陋惟壽之為頌則義歸於正君子之所以得為凡所與厚者皆然也然則予之於公寧獨在衍聖二公之後哉是為序

益陽劉氏族譜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益陽劉君廷式為族譜以請於予曰願為憲序所以作之意按劉氏之先本出南昌有伯川者仕元為翰林學士出守常德因流寓桃源元末兵

亂伯川之子明遠偕其六子徙益陽入國朝遂定居焉少子崇賓為鄉飲大賓崇賓之子綗憲父也以子貴累贈大理左寺丞自憲而上得五世五世而上其名與字葢不可得而知也其所謂五世者或為農或為士皆隱於鄉而未有仕者然其生平履歴婚姻墳墓之詳則無有不知者也夫五世者身之所自出也其先又五世之所自出也而有知不知之異者此譜之所以作也且子孫之於祖父世漸遠則其勢漸疏故為服制者至四而

限論世澤者至五而斬君子之情豈不欲窮其所自出哉顧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其勢之所至非惟不得為服乃或至於名與字皆不得知為子孫者其容以但已乎譜之作所以推本及始舉其勢之所不得為以伸其情之所得為者也歐陽氏之譜以五世蘇氏之譜以六世蓋取諸四世之親而各為首尾遞相聯絡以至於無窮者其情與世而為之者也今天下非士大夫家莫知為譜幸而有之乃或牽合附會冒他人之祖考而不知

其非則雖炫於一時而不可傳於後世其弊有甚於無譜者是譜固不可無而亦烏可以易爲哉劉氏之族自漢以後爲賜姓所汨往往不能辨若欲旁引而曲附之無所不可而益陽之譜乃止於五世五世之上則固曰不得而知也此其敦本務實豈非譜之善者乎且族之盛衰視子孫之賢否而譜之存不存亦係焉憲起進士在内臺爲名御史在大理寺爲名丞激揚之力平反之惠召慕巡撫之績簡聖心副公望者方隆而未艾譜之

作固於是乎始亦其所恃以為重者也若其祖父之懿範雅操見於傳封章命秩載於乗而皆於譜乎觀為劉氏子孫者尚慎守而善繼之亦豈徒知其名字履歴之粗而止哉

壽祭酒羅先生七十詩序

予同年進士在翰林者冰玉羅先生年最長先生以南京國子祭酒來考績不及國門二百里即抗疏請老而去予輩嘗以書遥餞之而未有賦者迨歸泰和六七年

年既滿七十時予在告累月求去不可得又不能倡而賦之比先生以詩至謂平生無外慕而於此有不能忘情者諸同年聞之蓋爽然自失也既閱歲乃合賦而遥壽之予既次來韻二章又序所以賦之意以謝不敏於是先生之年又加一矣方先生之壯齡強仕高談雄辯動以古人為準視天下事無不可為經帷國學力深而效遠資格之淹滯道里之䟦涉又交阨乎其間其所以攄志騁力於功業之途者殆無幾也及乎奉身而退祿

光藏名目不視書簿之辭耳不聞敲扑之聲深居簡接
孤吟獨眺俯仰左右無所鄉而不適雖歲月流邁齒髮
變易人事之代遷者雜然而不齊環視内顧而吾之所
有固在也是其展布於前者其勢常不足游行於後者
其地若有餘果孰使之然哉夫自履祥迪吉之說不行
於天下功名福祉或以為造物所忌故世之負才抱德
大行而顯施往往不良於厥終此其言不幸而中君子
有不能廢者今先生才有遺藝行有遺業深藏厚積反

諸身而求之綽然而有餘向使其快志遂氣惟所欲為而莫之道今日之壽亦未可知也持此校彼豈無得失多寡之足論乎若槩以為天道之難知物理之不可推則亦過矣且先生有子六人孫四人承顔候色養志繼業乃人之所恃以為壽而尤不能備者此則天倫之樂非富貴爵禄之比外慕不足道先生之壽其誠有樂於此乎又聞楊文貞公嘗夢鶴入其庭先生之生額有一痣觀其貞心潔操鍾靈應瑞盛鳴乎文章之世高舉乎

山林之境其於壽不益有徵也哉諸詩有言鶴事者予故先之以正義而附及之詩十首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而下皆同年其二禮部尚書張公而下則其鄉人也

壽舅氏劉公八十詩序

人之志氣壯則健老則衰惟武事為尤甚然非閱歷諳練之深且久則雖有才諝亦無以自見於世斯二者恒不能以相合況或限於資格或不為人所知蚤達而驟

陟者殆不多見及其老也或據鞍上馬以示可用而時已不逮矣豈不惜哉吾舅氏叅將劉公年踰八十而耳目精力矍鑠不少衰每劇談高論凡南蠻西戎北狄之道里形勢馬軍步隊之進止城守野戰握竒出正之機變如掌指數計畧無凝滯其於所謂才諝志氣者葢兼有之顧承藉世蔭階累級積年踰五十而出試邊閫歴守寧夏二城又十年而得甘肅叅將一年而遂致事中間跋涉之日多而展布之時少使其徘徊跂望少待而

不去則分閫授鉞之任猶可坐而致而公又不屑比當
疆圉多事老兵退將往往起而承任使領行陣與少壯
者齒公亦無復置意其間元戎列侯欲訪之而不能致
也於是謀有遺智勇有遺力深居燕息優游容與於都
邑廛市之中識者蓋深惜之然回視曩昔同年而生並
命而出覆車蹶馬相尋而不絶者亦瞠乎其不相及矣
故纓弁介冑之家論恬退者必歸之而亦羡其福壽之
得於天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公七十時大夫士多賦詩

為壽東陽實序首簡今公壽益高公卿之賦者益衆乃復取而序之詩之義或最其戰伐之勞或侈其宫閥之盛或稱其謀勇志氣之美而所以為壽者則同賢子順孫皆加於舊則前序所未悉也東陽自叨禄秩以來吾母夫人已弗逮養雖以先公之壽不過古稀惟吾舅巋然如靈椿古栢孤存而獨茂俯仰外内不勝肝腑肉骨之感又豈直如諸公之羨慕而止哉

春雨堂稿序

靜逸先生嘗謂詩與文各有體而每病於不能相通意若非予鮮可與言者予憮然感之夫文者言之成章而詩又其成聲者也章之為用貴乎紀述鋪敘發揮而藻飾操縱開闔惟所欲為而必有一定之準若歌吟詠嘆流通動盪之用則存乎身而高下長短之節亦截乎不可亂雖律之與度未始不通而其規制則判而不合及乎考得失施勸戒用於天下則各有所宜而不可偏廢古之六經易書春秋禮樂皆文也惟風雅頌則謂之詩

今其為體固在也近代之詩李杜為極而用之於文或有未備韓歐之文亦可謂至矣而詩之用議者猶有憾焉況其下者哉後之作者連篇累牘汗牛充棟盈天地間皆是物也而轉眄旋踵卒歸於澌盡泯滅之地其卓然可傳者不過千萬之十一而已豈不難哉且今之科舉純用經術無事乎所謂古文歌詩非有高識餘力不能專攻而獨詣而況於兼之者哉先生自為諸生時所為詩文已迥出流俗及以省元及第入翰林居史職益

肆為宏衍優裕之言既乃刊落華靡滌雪鉛黛深造遠詣超然有獨得之妙葢其初詩主少陵文主昌黎後則專尚太白六一間以其所自得者參之他於諸子百家之行非惟有所擇而若有弗屑焉者及其章成而聲協足以上鳴國家之盛而下為學者指歸其可謂一代之傑作也已孔子謂有德必有言先生之偉德雅操清心寡慾名滿天下位甫及四品未嘗幾微見言面端居靜守終其身而不少易故發而為言質諸其內可以無愧

所以勸得而戒失者施之天下亦不可無而體裁之善
又不俟論也知言者尚於是觀之先生嘗自輯其詩若
文若干卷題曰春雨堂稿其子中書舍人爰并其續稿
若干卷將板刻以傳於是天下學者蓋望之久矣先生
諱鉽字鼎儀靜逸其所自號蘇之太倉人天順甲申進
士官至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憲廟時為東宮講官今
上即阼進經筵日講年止五十與修撰張滄洲先生同
鄉同進同以其學鳴而皆未究其藴以没天下共惜之

滄洲之詩刻於淮安予既序其端矣然則於先生其容以已乎哉若曰我知言如先生所云者則予不敢以自謂也

甲申十同年詩序

甲申十同年圖一卷盖吾同年進士之在朝者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而十會於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吳興閔公朝瑛之第而圖焉者也圖分為三曹自卷首而觀其高顴多髯鬚强半白袖手右向而側坐者為南京户

部尚書公安王公用敬微髭鬚髮須白高肩高聳背若有
負而中坐者爲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公孟陽微髭鬚多髯
白髪髪不愛櫛面骨稜層起左向坐右手持一冊冊半
啓閉者爲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黄岩謝公鳴治
又一曹微髭鬚頳面哭齒欲露左手握帶右向而坐者工
部尚書郴州曽公克明虎頭方面大目豐準髭鬚髯微白
而長左手携牙牌右握帶中左坐者閔公也白髭鬚黎面
面老皺兩手握帶中右坐者工部右侍郎泰和張公時

達無鬚頳面聳肩袖手而危坐且左顧者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廷珍又一曹為户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者面微長且頳眉濃鬚半白稍右向而坐為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時雍者面微方而長鬚髯皓白左手握帶右手按膝而中坐予則面微長而臞髭數莖白且盡中若有隠憂右手持一卷如授簡狀坐而向左居卷最後者是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既得其形模意態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會預畱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

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以年論之閔公年七十有四張公少二歲曾公又少二歲謝焦二公又少一歲劉戴陳王四公又遞少一歲予於同年為最少今年五十有七亦已就衰追憶曩時之少者壯者使猝然而逢之若不相識也然則今日之會豈徒然哉唐九老之在香山宋五老之在睢陽歌詩宴會皆出於休退之後今吾十人者皆有國事吏責故其詩於和平優裕之間猶有思職勤事之意他

日功成身退各歸其鄉顧不得交倡迭和鳴太平之樂以續前朝故事則是詩也未必非寄情寓意之地也因梓而序之以各藏於其家閔公名珪張公名達曾公名鑑謝公名鐸焦公名芳劉公名大夏戴公名珊王公名賦陳公名清今各以次舉而予則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賓之也進士舉於天順之八年會則於弘治十六年癸亥三月二十五日越翼日乃序

壽工部尚書曾公七十詩序

予同年進士年踰七十者吴興閔公朝瑛泰和張公時達今年工部尚書郴州曾公克明始躋七十於是二長者帥諸少者具觴酒賦詩成帙以賀於其家時閔公以太子太保為刑部尚書張公為工部侍郎台州謝公鳴治以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南陽焦公孟陽為吏部侍郎華容劉公時雍為兵部尚書浮梁戴公廷珍為都察院左都御史益都陳公廉夫為户部侍郎曁公凡九

人今之言執政者必曰六部都察院而九人者一時分職徧布其間葢自登科籍以來歴三朝四十年更出迭入而後得此固以為難且所謂九人而躋七十者乃得其三且難尤甚故其所為賀者不以爵而以齒而詩之次第席之先後亦以齒也夫士之仕於朝苟不出於捷徑躐等必累任積級而後獲躋顯位故爵與齒常相應而不相逺公歴工刑吏三部屬官又甞以通政領誥籍太僕掌馬政亦兵之事則所謂六部者已預其四閲歴

既深而勲績亦久矣且古之論政必詢事而考言循名而責實故或畧細而舉大日計或不足而歲計則有餘今校數而舉指屈而計凡獄訟之斷决資品之釐正戎功馬數之勾稽以至於工作器物出納修治百凡之用擇才而任之容亦有繁簡其宜左右之不相有者考公之所嘗試有公望而無私負也則其累積之極以至於此也豈易而得哉天下之士固未敢汎論以予覿之同遊於京庠者若干人同出於湖藩者若干人其間恃才

數夸聲譽善始而不令終者亦多矣然則篤厚易直持恒守儉由壯及老而不少易如公也者其齒尊而爵貴豈非有以稱之然歟今日之賀固非不以爵而亦以其德也唐之香山宋之睢陽歌詩讌會皆出於休退之後諸公當盛時居顯位方與公合志協力為國家者俊為天下用故其詩多和平豐裕之辭為今日道者予與公望湖南不得歸使他日獲遂優暇往來都邑間所為倡和當不止此故為諸公序之而不敢以少而辭云時弘

治癸亥六月二十三日也

茶陵譚氏族譜序

譚於茶為望族余曾譜其系於行人司副美及讀先國史集其序西郭之支派里居書香宦轍為較著過宋司空相國處墓又有關西尚有子孫賢之句余益羨譚氏之其發也遠其流也長郡以譚為右而西郭其譚之翹楚也會韶龠判時中南寧令時用以譜蠹欲梓馳書請序余維譜者紀世族昭世德世族者易而靡定如天

道之運行於上寒暑往來剥復相繼世德者據而可久如原泉之流行於地江淮河漢今古不息理數應爾大抵氣厚者發必暢根深者枝必榮是以古之君子必敦德以綿族誠如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譚氏孝行忠貞世堅其節秉禮和義世篤其修以故唐咸通間鼻祖可奕而下三世得金吾將軍進頗兄弟三人行十八弘弘伸長子全仁派居清水由清水而城南而星沙昭港住址疊遷在宋不數世成進士者十八人其尤著者彦

成翁世勳立朝勁節建炎初封端潔公贈延康殿大學士蒙松栢有心於歳寒始見璠璵至寶豈烈火能遷之寢復郡祀鄉賢第一十六世為釋褐狀元提舉用式以其子昭實中理宗神童科上第早世疑城南舊宅不利占徙城西西郭之發祥蓋昉諸此至十八世為鄉舉武昌教授印南南之子湘州刺史天佑此其顯於元者也國朝洪武間十九世為乙丑進士中書惟善又一世為處士德明後以子貴贈其子為戊辰進士大理正卿壁

兄子為鄉魁祭酒子發盧州教授子高又一世為行舉任本州訓導惟仁越二世即今時中時用也後先濟美宦武繩繩而弁冕時髦蜚聲藝林積行待舉者更駸駸乎未有艾焉先集之序西郭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洵然歟余與譚氏通家聲氣應趾美前言且樂誌其盛為厥裔敦忠教睦之一助因允茲請用弁其首云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馬公輓詩序

鈞陽馬公為南京大理卿時喪其先公後歷官若干年

累贈先公為今官本朝文臣之盛於斯為盛而所以慕其親者益深諸卿士以公之故嘗為先公哀輓之詩積為若干篇葢皆尚書以後所得者東陽比得而盡觀焉噫何其感人之深至此哉夫自虞殯之歌肇於春秋之世若薤露蒿里各有所施漢魏故事惟大臣之喪則有輓歌然皆用於轝紼之間所以嘆光景感情事具意一也馬公雖老韋布而以子貴贈至一品則用大臣之理固宜顧其没已久其哀有節恒俗常例之所不必備而

作者方殷繼者未已則又人之所難寧非有以致之然
乎予聞公剛介特立信義孚於鄉事親恭順視疾居喪
曲至勞戚友愛諸弟必均其產至於周貧拯難皆極力
為之是其積德累慶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乃有閎才
碩德耆年宿望極一代之盛如少師公者則能亢其宗
而顯公之名然則朝野道路此人人之所羡慕而嘆悼
之不置蓋非特光景情事感激於一時者之為也詩之
作向非有以致之曷為其然哉彼導轝執紼徒為文具

者其所哀之人以漸盡泯滅而不復存矣而況其辭哉公有子四人長文玉次文麟次少師公名文升次文馭孫十一人某某曾孫幾人蓋所謂在其子孫者又如此然則所謂羨慕而嘆悼者寧有既耶東陽之舉京闈少師公實以御史監試事後獲同朝甚久故辱以是詩見屬謹稽其先德而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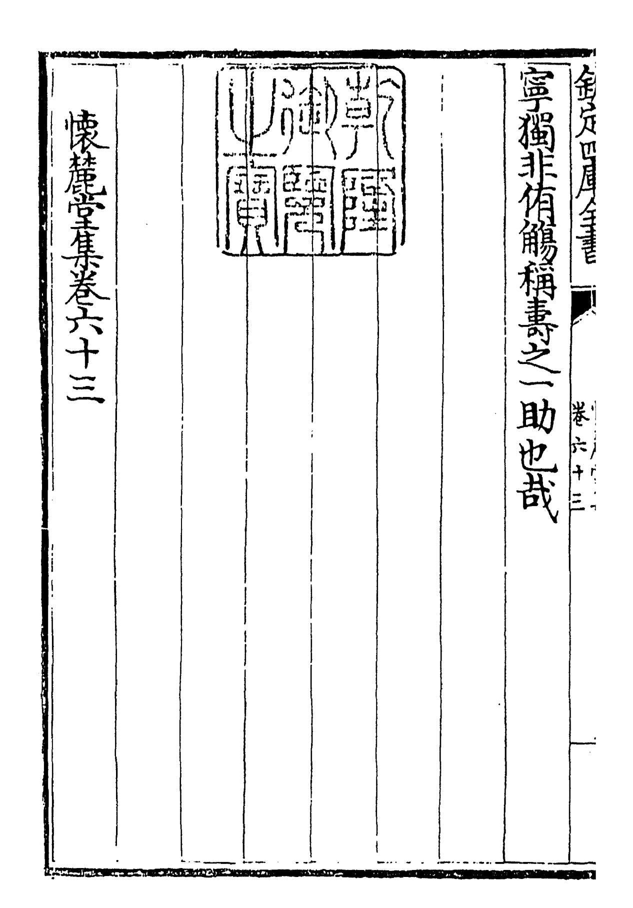
壽方石先生七十詩序

弘治甲子春正月二十二日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

事方石謝先生壽七十吾同年在朝者以例賦詩爲壽
蓋自己未之歲至於是凡三焉先生舉天順甲申進士
成化間歷翰林侍講家居且十年弘治戊申以史事召
旋擢南京祭酒致仕歸又十年而有今命中間出與處
之迹相半古之所謂仕優而學學優而仕者殆兼之矣
至是而德並成望亦日益重天下之言達尊者必歸焉
山斗之仰不獨於諸生然也夫所謂老成人者其詩書
已稱之蓋非宿學者德無以爲政法之著軀教化之標

準是不可以汎得而易視必養之於數十年而後得一二於千百斯人之壽實天下之所為重也故平格之丈殷純嘏之保魯見於簡篇歌咏之辭亦惡可少哉方先生之再召也抗章引避至於再三而朝廷遣使敦迫加官示重迨其踰年復請而留之愈堅任之愈專比又以考滿封其二世而特追旌其祖母為節婦以助風敎出於常典之外今先生耳目聰明志氣强毅雖內懐謙抑而不獲自遂風節之所振厲敎澤之所漸被文章之所

貢師者與歲而俱深然則先生之壽固係乎天下而非一鄉之父兄一官之長伯比也昔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歷代因之以為盛事是學校固貴德尚齒之地況儒師之官手握教化身備齒德而先生者豈非朝廷之所宜優而公卿大夫士之所同重者哉況同時並進有通家之誼稱兄弟如吾徒者哉詩之作雖私例而公言之朝著臺省之間為衣冠故事可也先生晚得子及孫各一人皆在故里他日俾取是詩而誦之



寧獨非侑觴稱壽之一助也哉

懷麓堂集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懷麓堂集卷六十六 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劉淡

懷麓堂集卷六十四

明 李東陽 撰

文後稿四

序

樂平喬氏族譜序

大原樂平喬氏譜自處士安始其先莫可推而知也蓋自舊譜燬於兵久弗克繼其九世孫工部侍郎諱毅欲次第為譜

未果而卒其子兵部郎中諱鳳亦然郎中之子中書舍人宗太常少卿宇皆學於都御史楊公應寧及於宇既為譜宗稍加删定手寫成帙比請楊公為序首簡復奉以質予予見其法簡義實斷自其所可知者其間敘次紀載悉放歐陽氏為之曰是可以傳已夫姓氏之見於左傳者五世本公子譜皆因之宋鄭漁仲推衍其說乃有所謂以地與居為氏者若守橋山之冢則為橋氏周秦以上史失其傳漢始有以儒宦顯者後周文帝命去木為喬取高遠之義後之為喬者皆橋也自

因生胙土之典廢多世守其氏顧民生日繁族不易辨
廷至隋唐之際官有簿狀家有譜系以相稽也及簿狀
之弊則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甚者謂朝廷大臣須
公卿子弟為之譜牒之弊則貧而富者恥言其先賤而
貴者不録其祖乃或矯託冐昧以求相勝姓氏之不足
信也固宜今簿狀之見於官者應試有巻中式有録惟
殿試之録則刻其祖父兄弟之名與職以傳其間家世
貴顯者亦不多見樂平之喬三世進士具載於所謂録

其見於譜也亦然論者每以喬木擬世臣木蓋喬氏改氏之義而世臣又其家所固有此譜之所為重也然所重乎譜者非官之謂蓋亦有世德焉若工部之端厚兵部之明偉乃喬氏之所以為重而二子者皆以文學為業圖顯於厥世茲譜之修豈獨載名與系為稽質簿狀之具哉思前史之失傳慨近譜之不可推幸而可知者得姓改氏之由而已則自身之所受傳之以及於無窮者固存乎其人而譜亦烏可闕哉且名之載於國史者

秘不可見而誥勅之褒錫碑志之紀述歌詩序記之贈遺酬答皆足以備觀而互證故以次書之不在譜中論喬氏之世於此取焉可也

金谿吳氏族譜序

湖廣布政司叅議吳君懋貞以其父封給事中正夫君所修族譜來請曰吾吳氏之譜逸久矣吾祖若青府君暨若淵若浩二叔祖有遺志焉若淵之没吾父檢其故篋則見其所自修者而未嘗出示蓋慎之也吾父乃做

康齋先生所為譜質諸歐陽氏之法博采旁證以足其所未備又冠以宗圖附以世德仕宦墓田家範及團拜合祭諸儀八年而後成鄉之為譜者莫加焉蓋吾族始浚儀唐大史觥八世而為宣公者居於蜀子孫散處於撫盱贑卲之間金谿撫地也又五世而為四四者宋開禧時始徙竹谿為今族凡九世而至世忠以年計者三百矣而吾譜始成請序所以作之意夫姓之分而為氏其類甚夥惟國世最大且著而其後亦或忽其所出异

之於魯去黄帝未久也而昏禮已失况其他乎後世以氏為姓若簡矣然大而望於郡小而望於鄉者亦不能皆明其所由分雖大且著如國氏者徒襲其空名而已幸而知其所自出而不知其所由分其與無所出者等也譜之作其容以已乎哉天下之吴皆出於泰伯今居竹谿之鄉者再分於金谿一分於撫而與盱顉及卲皆分於浚儀其前所由分者莫得而知也由是觀之雖散在天下者皆然而何撫盱顉卲之云乎哉夫使浚儀以

前之譜存則由大史而上可以至於封國受氏者豈惟
浚儀雖天下可也然則吳氏之譜之作其容以已乎哉
且譜之義所以尊祖敬宗而睦族者也故必有孝弟之
實心而後能作有孝弟之實行而後能守無其實而徒
有其文則其辭抑有甚焉封君敦厚崇禮以率其宗布
政君之在諫垣文學論議志存實用有成績矣句宣之
澤又將於此乎推然則吳氏之譜由是而傳之以及於
無窮豈不可哉爲子孫者知作譜之難而思守之之不

易亦求其實而已矣

羣書集事淵海後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孔氏之教博文為先約禮次之蓋有所識斯有所畜而不博則無以為約也近古之世事簡而文未繁其為學者多要而寡博維史法既立變而為傳記之書條分縷積以至於汗牛充棟其勢不能盡或裒集會要俾易於求索庶幾盡其所謂博有志於稽古者隨所得而資焉顧天下之事為

端不齊善惡成敗紛揉百出必於是擇而從之善者法惡者戒則凡見諸紀録者雖人殊事異皆我之師也若夸多鬭捷采華葉而棄本根支離決裂而卒無所歸宿甚者謬取偏見為強辯誕行之資則雖博也將安取之而况於畧乎故博固貴乎要而所謂要者非書之謂也有羣書集事淵海者蓋國初人所輯不著姓名凡四十七卷自君臣而下至外國為門十為目五百七十二為事之條甚多以數千計大抵皆集諸書事畧自春秋戰

國訖於元季每條之下必註其所出若可謂博而要矣内官監左少監賈公性在司禮出納機密雅尚文事購而得之圖欲捐貲鏤板以便初學病其字大小募善書者録之稍拓其式質疑計舛程工計日累數月而後畢亦可謂勤矣比以公務携至内閣請序末簡意懇甚予夙抱書癖今且老不能徧閲也因爲之浩嘆而書之

壽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九十詩序

弘治乙丑今天子新嗣大位恭上兩宮尊號覃恩天下

時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致政於家年及九十特賜勅備物遣使詢問仍月如舊所給米二石歲加輿隸二人蓋盛舉也於是部院以下諸公皆賦詩為公壽戶部尚書韓公貫道以首簡授予乃為之說曰人之壽以百歲為期雖或過之而弗及者天下皆是也七十謂之稀年八十謂之中壽以九計者雖閭閻之下亦難其人況公卿乎昔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蓋齒之尊者聞見廣而猷慮熟惟有爵者能見之然

非德性之堅定氣節之完固則亦有鮮終之戒多辱之議故三者必兼貴而互尚之然就問之禮珍從之物非九十者不與也王公生永樂全盛時聞祖宗之遺風餘烈歷宣德正統間樂育庠序沾富教之澤歷内寺外郡以至方岳當天順勵精之日熙洽既久上安下恬暨於成化之季極矣而力自振奮彈壓權勢劾佞邪而置之法一咈意則浩然引去身退而名益高比弘治更化之初特起為吏部執法秉政為讒邪所間竟不失其正以

去自政體風俗之大罔不周知刑獄水利兵戎人物之務徧嘗而歷試其斂而弗用也有遺力焉今耳目聰明筋力如故高談劇飲之暇書卷不去手平生所著意及典籍格言歷代奏議日取而閲之雖興寄冲漠而愛君體國之念猶耿耿不能忘也昔文潞公以太師致仕復起而歸年過九十史稱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庇當世公之風聲氣節高年盛福大畧近之潞公有八子歷要官公子六人其半皆

在仕籍孫男十有三人曾孫三人而來者尚未艾亦今人之所鮮見者也然則侈稱樂道形諸賦頌以播之鄉國傳之天下為衣冠盛事亦惡可已哉六子者其某某承裕為刑科左給事中刑科予禮部所舉士知其清簡有家法每詢公居起狀茲特奉使命便道歸省因以諸公之意序是詩而畀之為壽觴侑云公字宗貫號介軒石渠老人則暮年所更號者也

壽兵部尚書劉公七十詩序

吾友兵部尚書劉公時雍以弘治乙丑十二月二十五日初度壽七十同年進士之在朝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閔公輩凡六人皆賦詩以寓頌禱之意循私例也昔公為户部侍郎已以老乞歸先皇帝遣使賜勑俾總督廣東西軍務敦迫以行又召入兵部乃悉其忠勤為國狀廷宣面諭若家人父子然及屢乞休退必優詔勉留至於六七今天子嗣位公復引年在告疏三上上特申先志累賜褒嘉辭益懇而留之愈切然公雖身在廊廟

而山林泉石之興未嘗一日忘於懷也夫人之德業必老而後成而兵之政為尤甚故蹇叔以老而知止王翦以老而知進非勇夫少年所能及茲當新政之初邊務委積心計手應旁通曲當而中所執守斷不為勢利所奪跡其平生所治水利邊儲民食諸事猷慮愈熟而志氣不少衰雖引年之禮知足之戒乃士君子之常而朝廷之所眷注天下所望以為重者固不容釋也近世有外夷聞其執政而不敢內侵見其風采而相與嘆美者

然則公之壽其在今日亦惡可少哉且平居意氣相許皆欲以自見於世及壯而相勵以有成老而相要以有終者則不能以皆同予六人者與公同舉而予又與同業出入外内勞逸之不齊者亦多矣今諸公同朝而立分曹而掌爵齒勳業相輝映惟予最少且劣公之視予蓋不啻十年以長而予亦老矣則公之壽可知而亦惡可以易得哉書不云乎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又云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多則實壽則長賢才之有益於國也如

此此古之大臣所以與其同列者蓋將為天下留之而亦為天下頌之也是詩之作因以附諸君頁之義予不善為祝壽之辭惟同年之壽如閔公者已四五作此予所謂例也則今之壽公豈敢後於諸公哉六人者人再賦得詩十二章為一卷書以齒序者詩為壽作也

闕里誌序

闕里誌志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志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

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志後郡縣始各自爲志則兼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畧具葢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況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葢於有國歷代帝王襃崇封謚愈久益隆其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

人宗翰輩閒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
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誌其傳未廣也
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敕代告周覽遐慕
欲為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賛其
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使曹
君源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
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録孔庭
纂要素王紀事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条

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為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摹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為世表而譜系明叙禮樂制度之法因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偽惟其所當凡為卷十有三為目十有四為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國家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

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於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羨嘗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鋟椾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為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

畀之俾刻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黄修建之績具在誌中兹不復列云

南京工部尚書陳公之任詩序

今年夏南京工部尚書缺吏部廷薦一人以請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公廉夫實膺首薦僉允命以行公自天順甲申至正德丙寅歷三朝四十三年自戶部至今部為四署自主事至今官為八命資最深其始在戶部專領

錢穀嘗督糧大同賑荒北畿催漕官河皆奉勅專事具有勞績在山西布政積官銀至五十餘萬兩奏減給邊糧價八十餘萬兩撫治鄖陽捕劇盜三百餘人招流民十萬餘口復入户部總京儲積餘糧七十餘萬石草馬房冐給芻豆價歲不下三十萬兩先朝之末詔諸司陳弊政公所陳數事獨能力詆權貴不少爲假借其用心亦勤矣而性素樸直隨事盡職不自衒耀以取名譽循次就格以至於今以郎中六薦而得參政以布政再考

而得都御史以侍郎一薦而得尚書是何前日之拂而今日之通耶屈伸往來之理固相尋於無窮然非其實足以致之則車折馬踣中道而廢者亦多矣吾同年進士二百五十人官至尚書者先後十有七方其始也回翔迤邐每後於諸科而資格所積名實所致終有不可遏者於公之行寧不重有所感哉夫君子苟知屈伸之理出於自然則怨尤之意不萌於中希覬之私不移於外修身盡職以俟命於天而已今兩京並峙六曹分職

工之與户皆國用民力所關而出納之數作止之節以今校昔則有專與減之異公其益殫厥職勿謂爲遠地勿視爲末務以無負於民與國使天下知其所自致者非偶然而得也諸同年在朝者五人各賦詩二首爲贈公以明年丁卯壽躋七十遠弗及賀則預爲致之以贈同舉公之先通議府君嘗教京學予髫齔時所受業者予之視公宜不在諸公後也故既爲詩又序諸卷端

遷葬志序

遷葬志志遷葬也是遷也有合葬之道焉言遷者統於尊也有族葬之制焉不徧及者專其事也當其未遷也悲思怨慕積憤怫鬱不平之情誠有不得已者一遷合閭而昭穆之相從世代之相繫上祖禰而下及於子若孫雖死而若生雖亡而若存者吾親之心其將安乎吾親安則吾之情亦得以少慰矣而况封贈之典葬祭之賜崇名備物皆徼朝廷之寵以為家世榮又平生意望之所不敢及者徒恃吾祖吾父之行足以感乎天而得

乎君失乎彼顧得乎此虧於前乃盈於後若影響若符契之相應者惡可以不志哉故茲志作而天道明茲志作而君賜彰茲志作而世德著茲志作而孝子之情見非徒不得已於遭而亦不容已於志也志凡四卷首載誥勅諭祭之文次之以奏疏公牘次以祝文奠章又次則碑誌銘狀而雜記諸詩又以次附焉

篁墩文集序

文之見於世者惟經與史經立道史立事載道之文易

書詩春秋禮樂備矣書與春秋雖亦紀事而道固存焉
及其漸晦則孟子擴之又晦則韓子發之文而愈晦則
周程張朱諸子大闡明之自是而後殆無所復事乎作
者紀事之文自左傳遷史班漢書之後惟司馬通鑑歐
陽五代史若朱子綱目則取諸春秋亦以寓道而非徒
事也道無窮而事亦無窮故作者亦時有之若序論策
義之屬皆經之餘而碑表銘誌傳狀之屬皆史之餘也
二者分殊而體異蓋惟韓歐能兼之吾朱子則集其大

成故雖未嘗極力於史之餘者而觀其所論議則可知
已歷代以來忽於考據者多失之疏畧而不該於用淺
於造詣者多失之支離汗漫而無所歸紛紛藉藉以就
於澌盡泯滅之地無怪乎其然也吾友留墩陳先生資
稟靈異少時一目數行下英宗朝以奇童被薦入翰林
觀中秘書用詩學及第讀誦常至夜分遂能淹觀羣籍
下上其論議訂疑伐舛厥功惟多及研究理道求古人
為學之次第久而益有所見而於朱子之說尤深考覈

自以為得我師焉賾探隱索註釋經傳旁引曲証而才與力又足以達之雖皆出於經史之餘而宏博偉麗成一家言質諸今世殆絶無而僅有者也顧中遭忌嫉晩羅竒禍經濟之用不能盡白於世其所自見不過進講經幄及於儲宮校正綱目預修續編之類而已若金梓所刻卷帙所録家藏而人誦自都邑以徧於天下貽之後世則雖巧詆深嫉者亦惡能使之無傳哉功名富貴固士之所不道乎猶慨先生年不及下壽雖所謂文亦

未竟其所欲為者耳先生之文有篁墩前稿後稿三稿續稿百二十卷没之七年為正德丙寅其門人輩摘而刻於徽州名曰篁墩文粹論者以為未盡其選越明年丁卯知府何君歆暨知縣張九達徵於其子錦衣千户壎得全稿焉將并録諸梓以示來者而壎請序於予予與先生同舉京闈且同官甚久最其為文悼其不大用以没故為天下道而因以附吾私云先生所輯有道一編心經附註程氏統宗譜貽範集共百餘卷別行於世

皇明文衡瀛賢奏對録宋逸民録又百餘卷藏於家不在集中

黎文僖公集序

東陽昔從文僖黎公先生游舉業之暇獲見所為古文歌詩諸作時公方以狀元及第文名滿天下自公卿以下外暨藩郡購者踵相接公每用短素相方格正書不復屬草運筆命意不廢問答而詞整意足動數千百言月累歲積至盈几案公亦不自愛惜或為人所持去及

往反故邑回翔舊都道途篋笥間逸失過多公既致政歸棄諸生越數年其長子南康知府民牧亦卒次子山西右布政使民表輯其家遺稿得若干篇多出傳寫亥豕不可讀東陽乃與劉司馬時雍楊大宰應寧參互校訂釐為若干卷而民表實鋟梓以傳公嘗論古人之文大抵以豐裕充贍為尚以雕飾削刻為病東陽雖在髫丱頗能測識公意因進而請曰此非孟氏知言養氣之旨乎公曰得之矣蓋文章之與事業大抵皆氣之所為

氣得其養則發而爲言言而成文爲聲者皆充然而有餘措而爲行行而爲事功者亦毅然而不可奪顧養在我而用不用係乎時故韓昌黎蘇眉山之氣見於文章韓忠獻富文忠之氣見於功業雖所就不同其在天下皆有不可泯者公積學未仕時累詘科第而志益堅在翰林上書執政抹言官得罪者固已氣蓋一時矣居嘗遭値精婉而放言高論不少爲遷就及其登華陟峻猶不免於投閒置散而定力雅操未嘗苟同於世故雖功

業未能盡見其所養者固存今即其文觀之其所謂豐蔚充贍者蓋若是盛也况亦有不盡具傳者乎然觀室者必觀其隅後之學者聞公名因其文而論其世亦可以識其大矣東陽獲奉緒餘忝竊科第僥冐禄位非徒學力未至而才不稱事於公殆有愧焉又不能蒐采放失俾無遺憾謹序次其所僅存者而因以附名姓於後云公字大樸别號樸菴官至南京禮部尚書文僖其賜謚也

匏翁家藏集序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為詩三十卷不分體製以年月先後爲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盖惟輯其所可識而散佚於世者弗與也公既返葬其子中書舍人奭刻梓於家未畢也比闋服上京師以屬公從子奕數月報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奭特以告予請序首簡予覽之悵然嘆曰言之成章者爲文文之成聲者則爲詩詩

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爻彖之謂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為詩變於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贊頌之屬皆文也辭賦歌行吟謡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為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麄淺跼滯欲進而不能强其或過之不失之竒巧則失之詰屈不失之夸誕則汗漫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益微矣然言發於心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為文字之

美而行不掩焉則其言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公少以經學為程試既而徧讀左傳遷史韓柳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為部使所迫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毕究厥施而終始於所謂文者故其為詩深厚醲郁脱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為文典而不俗覂而不汎約諸理義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恪情趣之冲泊無累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論議而後可知也其文

之傳世固不可少哉昔人為一代數人一人數篇其澌盡泯滅者弗論今求之成帙之間非世所最選者亦難乎其爲觀矣知言君子執體裁而求之公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佚者尚博而求之以盡白於天下無徒曰家藏云爾

太師英國公張公壽七十詩序

禮有之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詩書所稱不一而足齒

之於天下亦重矣至於史籍所載不可縷數姑以將帥言之漢則張蒼馬援唐則王忠嗣郭子儀宋則种師道韓世忠皆有爵位功德而戚里之舊則惟伏波汾陽二人而已然其憂遠之跡勋勩之力蓋有不償其所得者可不謂難乎英國公姓張氏字廷勉其先出開封之祥符厥祖河間忠顯王從太祖高皇帝起義兵累功擢指揮同知從太宗文皇帝定内難没於東昌配食太廟厥考定興忠烈王以世蔭累功封信安伯新城侯進英國

公食禄三千石賜誥劵加太師知經筵事監修三朝實
録號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佐理武臣階特進光禄
大夫勲柱國没於土木朝廷建世忠祠命有司修祀事
公年九歳即嗣公爵掌後軍都督府事總五軍十二營
兵馬經筵實録亦如之爵之貴莫有能過者也有姑與
姊為兩朝貴妃世號國戚於親亦有光焉其為人敦詩
說禮執恭守儉勞而不伐恒久而不易居常應事不動
聲色而冠冕百辟為三軍所倚屬四方所傳誦中外所

瞻慕觀德者於此取焉可也且自服圭組以來六十年歷事列聖值重熙之世燮調默運於三公甲冑不煩於大將訏謨乎廟堂之上鎮定乎要荒之外七子五孫冠組環列夙夜之勤晨昏之樂有並行而不相悖者福履之盛蓋一代而不數見也今壽登七十而耳聰目明志力不倦郊廟之扈從營府之號令以至冠蓋游行之節歌壺燕饗之禮校之少壯無少異焉聖天子方重老成尚功烈寵禄優渥體貌隆重視前古而無讓公之壽固

得於天其益思無負於吾君也哉正德庚午春三月朔日實公誕辰新寧伯譚公元助與公世好暨諸勳舊姻戚賦為歌詩寓頌禱之義以首簡見屬故先叙其大者而後及其私云

清苑傅氏家譜序

吏部左侍郎清苑傅君邦瑞嘗作家譜九卷閒以視予曰請為珪序之予觀其制首叙姓始按唐世系表謂傅出姬姓黄帝裔孫大田之後封傅邑因以為氏顧他無

所據惟商說居傅巖以地為氏雖宋鄭樵之博洽亦止云然晉傅俛鄭傅瑕而下亦不可考漢義陽侯介子居北地北魏長史永居清河皆以地顯及其他散處中國者大抵皆傅巖之後此兹譜之所由始也夫古之為氏或以國或以官或以地氏非其人之賢殆不之及若傅氏者是已說之見夢於高宗也與之語果聖人遂立以為相今其語不可得而聞聞之於既相之後則三篇之問答非聖莫之能也彼以國與官氏者宜乎衆矣其存

於世者僅可指數而地之氏乃大傳而不廢非以其人之故與清苑之傳不知出於何郡舊傳有小興周者考之志記皆無其名邦瑞之曽祖某祖某父某學優而不仕皆以邦瑞貴累贈如其官而傳氏始顯名邦瑞以學行登甲科官翰苑累遷左春坊諭德侍講學士在講筵史局其所以格心華國者皆遜志之學多聞之訓也兹佐聖天子領銓選當以人事君之責則所謂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者方有賴焉夫以數十年之世系家學至於

今而可徵非其人之賢其孰能之哉説者乃謂譜系之法惟出於所知蓋自世遠姓繁誠亦有疑似冒濫之弊若傳之為氏殆千百之一二宜不至于冒亦無所與疑者使人人而能賢世世而能守則兹譜之傳雖至於數千載亦可也譜之作有大義十餘若他望國系傳記邑居墳墓大抵依歐蘇例為之其有異者則於名字之上别繫元亨利貞等字為行次敘小善曲藝而疑者雖顯弗書敘女子之嫁而不書其改嫁者蓋邦瑞所獨見若

叙姓顯則凡歷代之賢者皆備録之以爲或涉於吾所同出其例放於學士蔣君敬之而其説則出於大學士丘文莊公卯與蔣皆希姓庶免於疑與冒者故傅氏因之然非欲以例天下姓氏之繁也其餘若誥勑贈送銘誌諸文亦以近例附之而其父之遺詩文亦附焉

錫山錢氏家譜序

錫山錢氏家譜十卷户部郎中榮續修而重刻焉者也錢氏自漢富春公讓始居江東爲鉅族有六望而常與

湖皆其一唐富春尉孝璟自湖遷杭實吳越武肅王鏐所出武肅嘗作八宗慶裔圖推姓氏所始至於少典圖為八十世而歲代綿遠合否不可知其曾孫朱贈太師中書令惟演修之以武肅為第一世至五世而止葢名同而義異及其再從孫承奉郎進始遷無錫無錫亦常地也國朝永樂間承奉十世孫文林居士恒及其子梅堂居士發又修之刪畧其遠世旁裔而於正派為詳其諸孫種德暈又輯誥劵詩文諸作為傳芳等集皆以羽

異是譜者然亦未備也弘治辛酉榮伯父梅林居士洪
重加編輯而榮以其父奉直公溥之命實預爲之合統
系圖本系以文學總而爲家譜而名始得正圖則自文
信從子殷直統而上八十有五世皆存之以示所尊自
承奉遷錫者爲第一世下及其諸孫爲世十有七則詳
其名字官爵居址婚娶生卒以示其所親而義始明議
禮之家曰是善爲譜禮不云乎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
族慨自宗法廢而譜牒之學興士大夫家未必有有之

未必善今其所謂尊者尊祖敬宗之義也所謂親者睦族之義也滎嘗謂武肅文禧之被寵垂休者以其忠孝不以其尊顯此吾父之訓也苟不慕其尊且顯而惟忠與孝是篤則於正宗不容以不親夫以遷錫為始祖而猶圖其所謂八十五世者此吾高祖之義也推高祖之義及於始祖以為有所據而不敢廢則於遠祖不容以不尊合是二義以為一家之書前畧而後詳此專而彼汎非徒有所據而亦不能無擇此譜之所以善也且古

者族世皆繫於官其顯者多載之世本外史旁推而互
見錢自得姓受氏之後無論世數其顯者武肅譜之矣
武肅之後生猶有籍思懿王俶納土於宋奏名於有司
者三千人為文武職官者殆及其半然其勳業行蹟在
國史者文信之外無聞焉今其子孫散滿吳越所謂六
望又不知分而為幾錫之族最繁且盛而數十年未有
顯者雖實亦無以自見棨始舉進士為京朝官敦孝行
義為宗族重而文藝又足以發之如是譜者觀其所自

敘可知已然則譜之作亦非待其人而然歟使為錫之後者世世相續皆能尊祖睦族篤忠孝為顯揚地則承奉之澤可以至於無窮望他郡者能各詳其所親而不失其所尊雖武肅所推而上者其澤亦固在也不然則譜雖善亦不足恃而況不能為譜者哉

月橋詩序

攸邑之東北四十里有山焉哥聳峻拔每月出則先見其巔登高而眺一白萬頃景象澄徹待月之高故名曰

明月山山之麓有橋横亘谿閒其長可數丈憑虚而步左右顧盼水光滉瀁與月下上四無津涯得月之廣登兹山者必於橋故亦名明月橋載在郡志易君孟景世居之後徙居縣南之流塘懷念故業時往來嘯傲其間因號爲月橋居士其子舒誥舉進士爲翰林檢討獲封君如其官於是學士大夫同在史局者詢其家世居處知君性行好尚之賢相與賦月橋之詩以美之舒誥乃彚而成軸請予序予惟天下之名山巨浸奇蹤勝蹟或

以人顯或以物著大抵出於通衢大郡者易而發於遐陬僻壤者難如岱嶽之峰以日觀名金山之亭以留雲名衡山之峰以回鴈名以至蜀江之濯錦匡廬之瀑布皆以物著他如王右軍之蘭亭杜子美之浣花裴晉公之午橋李贊皇之平泉蘇子瞻喜雨之亭趙子昂松雪之齋皆以人顯而其弗顯者固不可以悉計也人之情惟其居處之樂如所謂生於斯長於斯聚族屬於斯者其常也若處而仕仕而歸有某水某丘童子時所釣遊

之處出於外境亦有見似人而喜者其所處不同其爲情一也易君居家孝友在鄉黨稱信義通經史喜吟咏藏修登眺之餘撫事觸物固有發乎情而感乎人人者而其子又足以揚之然則兹山之與兹橋也亦豈必通都大邑能經而素識者而後爲顯哉且古之人葢有以月之恒山之壽爲頌禱之辭者君之壽七十有四某日爲初度之辰當秋氣寥泬天宇清肅之時歌是詩以爲壽觴之侑君之情其長樂乎兹地與兹景也若濟川之

功平政之惠則舒諳之文雅篤學又以志操持之亦將有取於茲橋之用也乎其母孺人劉氏與君生同年誕同月且同被錫命故諸詩并及之予同郡人也嘗歸茶陵渡攸江時未與君識不及覩所謂月橋者念舒諳之請故為之序

懐麓堂集卷六十四